

河南青年业余创作集

HENAN QINGNIANYE YU CHUANGZUOJI

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 1963—1965 •

河南青年业余创作集

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郑州

装 幀 設 計： 章 耀 达

装 飾 画： 李 智 孙 林 单 戈

河 南 青 年 业 余 創 作 集

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編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3266

787×1092 毫 1/32 · 12 印張 · 200,000 字

1965 年 10 月第 1 版 196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統一书号：10105 · 639

定 价：(6) 1.00 元

AG 46/16

編輯說明

一九六三年以來，我省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勝利與成就，出現了一派大好形勢。在這些勝利的鼓舞下，我省的群眾業余文藝創作活動也進一步蓬蓬勃勃地展開了。幾年來，我省的青年作者創作了一些優秀作品。這些作者，大多數是在工、農業生產第一線從事勞動的青年。生活中不斷涌現的新人、新事、新風尚，激發他們在業余時間執筆寫出來。他們寫作這些作品，是為了反映欣欣向榮的大好形勢，體現我們時代的革命精神，歌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伟大成就，從而促進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使文藝創作更好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一支又會勞動又會寫作的文藝創作隊伍正

在形成与壮大之中。这一事实说明，一个新的文化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是文艺工作中贯彻毛主席文艺思想所取得的又一新的胜利。

为了迎接这一新的日益高涨的文化革命高潮，我们编辑了这一本《河南青年业余创作集》，奉献给亲爱的读者。这个集子，编入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我省工厂、农村、部队、机关等岗位上部分青年业余作者的作品，共计三十七篇，形式上有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曲艺。剧本创作，因为已经先后出版了《河南十年现代剧本选》和《河南现代剧本选》，故不再编入。由于担负编辑工作的同志的水平所限，粗忽遗漏以及失当的地方在所难免，我们热诚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在编辑过程中，《河南日报》副刊、《郑州晚报》副刊、省曲艺工作部门及郑州、洛阳、开封等市文联的同志，给予了我們热情的帮助，谨在此致谢。

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一九六五年八月

统一书号: 10105·639

定 价: (6) 1.00 元

目 次

編輯說明	1
------	---

报 告 文 学

刀光閃閃	蒲 霞	3
寥廓江天寄深情	傅子奎	17
县委书记	卓兴隆 绳尙武	35
太行壮志	永 复	56

小 说

故事兵上陣	赵 青	65
-------	-----	----

壮志凌云	江必胜	71
“状元”搬妻	段荃法	85
风帆	张同喜	96
铃响山乡	朱义功	111
竞赛	王不天	118
伏牛山上护线人	刘德铸	134
蹲点	曹自成	149
献礼	邓兆让	169
春光满园	刘金魁	184
月夜柳公河	李明性	191
春雨润新苗	刘奔波	204
意外的会见	崔复生	208
党老师	周西海	216
送麻记	樊俊智	225

散 文

一条大路两支歌	王元文	235
桥	翟景峰	241
我們的小“車”	馬启忠	247

诗

窑火熊熊	张克信 孔祥友	刘兴琪 全振才	王郭 侠 郭 凯	263
火红的朝霞 . . . 楊建华	郭桂瑛 张 甦	王桂芬 茹恒祥	刘兴汉 王明信	267
贫下中农一条心			孙 林	285
贫下中农协会成立了			张书堂	287
苦歌和甜歌			余国栋	288
山乡姑娘爱石头			赵光华	292
电灌站			王玉西	293
浇粪者			李清联	294
采煤工赞			时宇枢	298
握手			边璽中	301
故事会			牛雅杰	304

曲 艺

枪杆子往下传	金 艺	309
难会计	許 艺	333
“鋤刀張”下乡	兰建堂	350
一枚绣花针	韓俊杰	367



报告文学

刀 光 闪 闪

——記硬骨头六連刺杀标兵李在直

蒲 霞

有人說，硬骨头六連的威名是刺刀杀出来的。

老一輩的英雄們在血与火的戰場上，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用刺刀，为六連創造了不朽的史迹。年輕的一代紧跟着老一輩起来了。他們继承、发揚了光荣的战斗传统，保持了六連刺刀的雪亮、銳利。

这里，讲一讲青年战士李在直练刺刀的故事。

—

太阳象火一样灼人。早晨还生气勃勃的南瓜蔓，这会儿，就象用开水烫过一样，蔫呼呼无精打采地低垂着。演习了一晌午战术的六連战士們，一个个脸上閃着油亮的汗

光，衣服被汗水貼在身上，象才經了一場大雨一樣。

前面是一條又寬又深的壕溝。戰士們在這裡停下來。連長張德勝近前一看：壕溝足有五米寬，六米深，正是練撐竿過外壕的好所在。他喊通訊員把各班班長叫到前面來。

很快，班長們一字兒排在連長面前。張德勝清了清嗓門：“這條溝看清了嗎？比方說，咱們連執行攻堅任務，碰上了這麼條溝，怎麼辦？”“沖過去！”張連長對班長們響亮的回答很滿意，更加放大了嗓門，喊道：“對！沖過去！現在，班長們先過，誰打頭一炮？”

連長的嗓音未落，“我來！”從班長們的行列里跳出一個虎彪彪的小伙子。他大背着新式步槍，斜掛着手榴彈，刺刀在肩上亮着寒光；雙腳踩得地皮咯咯響，幾步跨到壕溝跟前，兩隻大手象虎頭鉗子一樣鉗住竿頭，“呸”地一聲，縱身一躍，象只鷹一樣旋了過去。

“就要有這股子硬勁！”連長張德勝的臉上綻開了笑紋，心裡默默贊許着。

小伙子是硬骨頭六連三班班長，名叫李在直，是全團有名的拚刺標兵。張連長喜愛他是因為他的刺刀練得精，練得硬，還有他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硬骨頭氣概。不論干什么，他總是挺胸當先，一句口頭禪：“我來！”

去年冬天的一个晌午，上級來了个工作組，其中有一

位是专管体育训练的参谋，听说六连的刺刀厉害，想找一个对刺一番。这位参谋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穿着护具，捞起木枪，站在那里象是一座铁塔。连长张德胜扫了围在跟前的战士们一眼，问道：

“谁来！”

“我来！”

是李在直。两年前，营长赵春林给李在直和另外几个战士教过对刺。自那以后，他再也沒练过这门技术。今天要和这位老将拚杀，是不是对手呢？当张连长看到李在直坚毅的神色时，满意地笑了。心想：“失败不怕，要的是这股敢于进攻的劲头。”

对刺开始了，双方吼叫着，厮杀得难解难分。那位参谋到底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趁李在直伸臂猛刺露出破绽的当儿，一闪身，举枪刺中了李在直的左胸。李在直毫不气馁，大吼一声，腾空跃起，使尽全力，一枪刺中了对方的当胸。这样你来我往，各不相让，比赛结果，以三比三刺成平局。

“果真是硬骨头六连的兵，厉害！”工作组的同志这样评价着。

今天，又是李在直第一个高喊“我来”，跃过壕沟。张德胜连长的心头很感快慰。在任务面前，在强敌面前，在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前，挺胸而出，高喊“我来”！虽然

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反映出一个战士最可贵的品质。

练了几遍，大部分同志都掌握了撑竿过壕沟的要领，情绪很活跃，练得很热火。李在直却琢磨开了新的问题：

“一过沟，马上要投入战斗，还是大背枪，行吗？”当又轮到 he 过的时候，他按自己设想的动作，把大背的枪取下来，一手握枪，一只手把住竿头，正要纵身，张德胜厉声喝道：

“不要胡来！”

看了看连长严肃的表情，李在直恳求道：“连长，让我试试吧！这么跳过去，枪在手，碰上敌人，刺刀就能马上发挥威力。”

张德胜的眼睛猛一亮，高声说：“有理！你先做个样子。来，我保险。”

好一个李在直，精神抖擞，跨步上前，左手持枪，右手把竿，躬身一跃，双足腾空，一个白鹤亮翅，轻轻落在深沟对面。只见他一垫步，一转身，端枪在手，一个防左刺，紧接一个枪托打击，动作干净利落。全连立即扬起了一阵惊叹、赞赏的欢叫，叫得最响的还是张德胜连长。

二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个瑞雪飘飘的傍晚，新战士李在

直被分配到了六連，開始了他嚮往已久的軍事生活。

還是十六歲的時候，看了電影《鋼鐵戰士》，李在直就想當一名解放軍，在戰鬥生活里闖一闖，做一個象劉海泉那樣的英雄。一分到班，他感到什麼都新奇、可愛；更招引他的是那一支支烏黑錚亮的槍，尤其是那支精巧玲瓏的沖鋒槍。這天晚上，他做了個很美的夢，夢見上級發給他一支沖鋒槍。一群美國鬼子向他圍上來，他一摟扳機掃了個大轉身，所有的鬼子全躺在他的腳下了，高興得在睡夢里笑了起來。

起床號還沒響，操場上傳來一陣陣喊“殺”聲，把李在直從夢中惊醒。他急忙爬起床，出門一看，大雪紛紛揚揚，鋪天蓋地。他信步向操場走去。

凜冽的西北風把氣溫逼在零下十八度。可是，操場上練刺殺的同志們却身着單襯衫，渾身熱氣蒸騰。只見刺刀揮舞，寒光閃爍，每刺一動，喊聲大作，雙腳一躁，地皮發顫。李在直入迷了，忘記了寒冷，笑容也似乎凍結在臉上了，只是痴呆呆地看着。

練刺殺的停歇了。一個臉龐黑瘦，個頭細高的人持着槍向李在直走來。李在直認出來了，是他們班那個兩顆星星的上等兵劉國民。劉國民笑眯呵呵地拍了拍手中槍，一邊撩起衣襟擦汗，一邊問李在直：

“小傢伙，喜歡這個？”

“嗯，喜欢！”李在直憨笑着，“能不能叫我玩会儿？”

“玩会儿？哈哈！”刘国民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小家伙，这不是玩。这叫练二百米内的硬功夫。”

“二百米内？硬功夫？”李在直实在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怎么给你说呢？”刘国民搔了搔后脑勺，“咱们当兵的，是专门和敌人打仗的，对不？打仗，就要向敌人进攻。远了，用炮轰，那是炮兵老大哥的事。近了，这就看咱们步兵的了。一、二百米，射击；四、五十米，手榴弹。和敌人面对面，刺刀！”刘国民连做了几个拚刺动作，“懂了吧！”

“懂了，全懂了。”李在直高兴得跳起来，“刺刀这么厉害！”

刘国民拍了拍李在直的肩膀，说：“这是打仗要求最过硬的一手。咱们六连就是用刺刀杀出来的。”

几句亲热的谈话，李在直存在的一点生疏感全没了：“刘国民同志，叫我刺两下。”

“好。”刘国民把枪交给他。

在别人手里，刺刀上下翻飞，犹如蛟龙出水；到了他手里，怎么握怎么不顺畅，心里实在不服气。他索性端着刺刀，象挥着根大木棒子，东戳西搅，不几下，戳搅得通